

# 「後人類時代的科技與文學」 夏季系列講座之一

## 比未來近的遠方：科幻文學與當代生命情境<sup>#</sup>

時間：107年6月8日(五)15:30-17:20

地點：國立臺灣大學普通教學館四樓普403

主講人：陳國偉(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)

林建光(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)

楊乃女(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副教授)

主持人：高嘉謙(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)

記錄：楊勝博(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)

「後人類時代的科技與文學」夏日系列講座共有兩個場次，均聚焦於科幻文學此一文類。第一場「比未來近的遠方：科幻文學與當代生命情境」於6月8日在臺灣大學普通教學館舉行，主要以概論性的方式介紹科幻文學的發展，因此特別邀請三位不同學門領域的學者，分別從歐美、中國與臺灣，分析當代科幻小說的趨勢，以及在這些文本中如何進行對未來世界及人類生命情境的思索。

講座一開始，主持人高嘉謙副教授便提到，近年由於華文作品在西方獲得世界級的科幻文學獎，讓科幻再度成為文學研究中高度重視的議題，也因此對於科幻如何從西方傳播到華文世界，這整個脈絡也就更有認識的必要。本場講座即沿著歐美到華文的這個傳播路徑來進行。

### 一、林建光副教授談〈當代歐美科幻的後人類命題〉

#### (一)從 Cyberpunk 脈絡談起

長年研究科幻小說的林建光副教授從 Cyberpunk 脈絡開始談起。首先，Cyberpunk 是一種後現代的精神分裂文體，通常是場景在大都會的反烏托邦小說，有跨國財團壓榨個人生存空間的情節，以及邊緣人使用高科技設備的犯罪

---

<sup>#</sup> 本文由楊勝博記錄整理，經本場次3位主講人審訂。

行為。開創 Cyberpunk 形式的重要作品，是威廉·吉布森 (William Gibson) 的《神經喚術士》(Neuromancer)，本作不僅是科幻，也是後現代的典型文本。

延續著 Cyberpunk 的世界觀，尼爾·史蒂芬森 (Neal Stephenson)《潰雪》(Snow Crash) 中的 Metaverse 系統，相當類似我們現在使用的網路，所有人都能在網路中擁有化身，但財力決定了化身的級別；因此，虛擬和現實之中，階級差異同樣存在。小說的重點便在於反派「試圖藉由控制語言來控制世界」，神話中的蘇美語身為控制底層思想的最基本語言，統治者能藉此控制他人的思想，而程式語言就是當代的蘇美語。小說裡，反派認為人類和電腦並無本質差異，都能被某種程式語言入侵、控制。



圖一：與會學者合影



圖二：講座計畫主持人陳國偉副教授介紹整體規劃理念

後人類的命題也就此產生，堅持不用電腦、拒絕新科技的純種人類，早已不復存在。就像唐娜·哈洛威 (Donna Haraway) 所說的：「我們都是賽伯格 (Cyborg)。」我們都已經是後人類，但是，後人類主體是否在連線之餘，依然保有某些主體性？比如《潰雪》中的跨國企業和被掌控的科技，是所有人都無法逃脫的狀況，但主角受語言病毒感染後，仍保有能動性，藉以對抗跨國企業財團的邪惡陰謀。

因此，當科技高速發展讓未來感逐漸消失的當下，現代科幻所思考的，其實是「人要怎麼活得像人」此類的議題。除了網際網路，當代科幻——特別是科幻電影——最常提到的就是「災難」。

## (二) 朝著人不像人的世界走去

葛瑞格·貝爾的《末日之生》(*Darwin's Radio*)，即是以病毒帶來的災難為出發點，但卻進一步翻轉了災難的意義。小說中的「席瓦病毒」(SHEVA) 會讓女性流產排出畸形兒，並在無性行為狀況下，生下與人類染色體有異的嬰兒，父母的外表也會隨之變化。多數人將「席瓦」嬰兒視為對人類的威脅，尚未出生即被認為是「魔鬼」，宗教界人士甚至主張將其殲滅。

有趣的是，主角夫妻認為這是病毒在為人類找尋出路，他們認為席瓦病毒早已潛伏數萬年之久，現在發作是為了讓人類適應新地球的時間加速。因此，這部作品的後人類命題是：人類體內存在著一個我們毫無所知的電腦或機器，負責規劃人類的未來。

從後人類觀點看，「席瓦」病毒的爆發看似危機，卻也是新人類誕生的轉捩點，主角夫婦所展現的是面對新物種、新秩序時的倫理行動。當外在世界產生劇烈變化，而人們的資訊理解力不足，就很有可能選擇留在自己所熟知的世界之中。主角夫婦所展現的正是後人類倫理的正向思考，這是一個面對科技風險時的態度問題，也是在後人類時代，人應該怎麼活的問題。

## 二、楊乃女副教授談〈當代中國科幻與後人類的身體和革命〉

### (一) 從晚清科幻到「地球往事」

而接續著歐美科幻當代的關懷，楊乃女副教授先是回顧了中國科幻最初始的脈絡。她提到中國文學原本並沒有科幻，是晚清文人懷抱著科學進步的夢想，透過翻譯科幻小說來接近理想才讓科幻在中國出現。艾薩克森 (Nathaniel Isaacson) 認為「科幻小說觸發了知識典範的轉移，從格物致知到現代科學」。王

德威則認為科幻是文學現代化的產物，經常是以中國的經典作品，加上科學元素改編而成，科幻文類因此為中文創作帶來了新的可能；但王德威也認為，這其實是種缺乏科學知識作為奧援的「奇幻化的科學」。

時間推進至當代，劉慈欣「地球往事」三部曲（即《三體》系列作），成了「文化反身性」的最佳代表。科幻從晚清發展至今，在中國經歷文化轉變，作家運用在地脈絡寫就的中文科幻作品，在翻譯之後接連獲得歐美科幻的重要獎項。同時他也擅長藉由科學之美的普世性，讓不可翻譯性成了可翻譯性。他的科幻小說，如讓菁英科學家和理工科畢業的縣長對話的〈坍塌〉，讓知識體系深淺不同的人物，同樣都能藉此領略科學之美。

劉慈欣作品充滿著各類科學知識，他也經常被認為是「科技決定論」的信奉者。比方說《三體》系列作（即「地球往事」三部曲）中，三體文明生存於具有三個恆星的星系，在此之前的文明都因為星球與太陽過近而被消滅，羨慕太陽系整體結構的三體人，不願讓人類發展出能與自身抗衡的科技。然而，劉慈欣並非科技決定論者，他認為科技最終也不過是工具。對他來說，科學與技術不只是推動劇情的角色，更是走向超越以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，開啟新的道路的重要工具。

正如法國哲學家 Bernard Stiegler 所言：「人透過工具在技術中發明了自己，讓自己在科技中被外部化。」從宏觀角度觀看，人的身體不過是宇宙發展的過程之一，頂多只是個中繼站。那麼，人的身體究竟可以走多遠就成了新的疑問，也讓《三體》系列作成為探索人類潛能的小說實驗。



圖三：主講人楊乃女副教授

## (二) 從人到非人：超越人類的寫實主義

和三體人的戰爭中，三隊人類艦隊帶著機組員逃離。但艦隊燃料有限，如果要前往能夠生存的星球，勢必得犧牲其他人類戰艦。章北海所率領的艦隊，立刻選擇攻擊友軍取得對方資源，就連屍體也物盡其用。因為他相信，「新的文明在誕生，新的道德也在形成」，之前的道德不再適用於太空的狀況，於是黑暗成了生存的唯一法則。

Peter Mahon 說，後人類就是 human 加 tool，也就是科技介入人類身體。進入外太空的身體，不是借助外界儀器，就是體內的極大改造。科技的改變是意念或意識型態上的改變，而身體的改造也是一種革命。在科幻的後人類時代，人類可以擁有接近永恆的壽命，同時也改變了整個社會的結構，新秩序也因而生成。一如小說中所說，「生命從海洋登上陸地是地球生物進化的一個里程碑，但那些上岸的魚再也不是魚了；同樣，真正進入太空的人，再也不是人了。」

在第三部《死神永生》裡，太陽系坍縮成二維空間，只有訊息（記憶）可以留存，所以人類將訊息放在太空記憶球之中，將其作為瓶中信的概念，希望撿到的智慧生命知道他們還活著。而這時的人類已經不再是人，只能藉由訊息確認他們的存在。劉慈欣用硬科幻的方式，將他想要達成的「超越人類的寫實主義」（寫實的部分，是指他用現存的科技知識打造這個世界），也在此獲得某種程度的完成。

## 三、陳國偉副教授談〈當代臺灣科幻雙曲線與類型的越境／譯徑〉

然而在臺灣，由於早期的科幻發展中，純文學作家是主要的創作者，因此科幻小說很早就進入文學史脈絡之中，特別是 80 年代的張系國等作家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然在 2000 年之後，陳國偉副教授提出他自身的觀察，認為臺灣科幻是沿著兩條曲線發展，一條是倪匡科幻獎出身的作家，考量到商業市場的需求，轉向創作偏奇幻類型的小說。另一條是再度成為創作主力的純文學作家，他們藉由科幻思考的問題，其實和當下現實息息相關，而這也是科幻本身所具有的特質之一。

### (一) 純文學作家的科幻復歸

伊格言 2013 年出版的《零地點》，就是純文學作家的科幻代表，這部具有強烈「文學介入社會目的」的作品，想要藉由小說阻止核四正式商轉。

《零地點》最特別之處，在於它是一部具有文學行動主義的作品。首先，它挑戰時間的多重性、現實政治風向的不確定性，小說本身作為某種阻擋事件的作品，必須比核四商轉更早「成真」，才有可能站在預言的啟動時刻，甚至讓小說內的真實，因為現實的未完成而崩壞。不過就科幻作品來說，這不但具有時效性，更是終極的自毀。雖然災難並未發生，讓小說藉由虛構完成了現實意義，但同時也使得小說家的預言，無法被確認是否具有洞見，成了書寫倫理上的難題。

而陳栢青（葉覆鹿）的《小城市》（2011），透過多線敘述構築故事。藉由假冒七年級生撰寫的專欄、重新剪輯過的「紅衣小女孩」錄影帶真相、消失的末代聯考生，建構出以取代集體記憶的大規模行動，和為全體市民的記憶重開機的小程式，並藉此掩蓋那場人們極欲遺忘的慘烈意外。小說中裡的臺北，已然成為布希亞（Jean Baudrillard）所說以「擬象」（simulacre）為核心的「消費社會」。主事者能藉由電視和監視器的影像修改，操控未來將成為社會主力的七年級生，並用假記憶清洗七年級與社會大眾的創傷記憶。因此七年級世代的感覺結構和集體記憶，只能是主客虛實之間界線消亡的內爆（implosion），因此陷入不斷重新開機的尋覓中。

《零地點》和《小城市》兩者之間共同點是，都在質疑當代文明的存在意義是什麼？而他們的作品可能就是六、七年級給出的答案。

## （二）類型作者的異界融合

相較於伊格言和陳栢青，洪凌的作品所呈現出的，是一種較為樂觀的想像。臺灣的科幻小說，始終建立在以「人」為本位的認識論上，哲學的時間辯證和人類的命運終局是其終極關懷，因此人所不存在的世界無法被想像，更失去了被指認與描繪的意義。洪凌創造出的去人類中心、神怪魔物並存、人類未必在場的異端後人類世界，再度將生命身體性的存有復原，並澈底顛覆人類中心主義，讓位給狼人、吸血鬼或是惡魔，是與後人類生命對話的新生命型態書寫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九把刀，他對臺灣科幻有個奇特的貢獻，就是將科幻故事包裝成不同形式，像是愛情、奇幻，或是恐怖驚悚。這種大幅度的類型跨越，展現了科幻的某種可能。如《恐懼炸彈》（2005）中，大學生睡醒發現已知的世界已被改變，原本的語言與貨幣都失去意義，相當類似於史蒂芬森《潰雪》裡的控制語言進而控制世界的概念。雖然對九把刀來說，議題的深化探討並非重點，反倒是讓故事有趣、更具有商業性才是他創作時的主要考量。



圖四：「後人類時代的科技與文學」夏季系列講座第一場

然而論及類型融合，就一定要談到科幻與推理結合的在地脈絡。2008 年之後，臺灣與日本合作創立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，而冠名的日本推理名家島田莊司認為，正統推理小說必須和最新的科學知識結合，才得以存活；一如推理小說的起源，愛倫坡 (Edgar Allan Poe) 作品〈莫格爾街兇殺案〉的破案關鍵，即來自 1841 年的毛髮鑑識科技。也因為島田的這種概念，讓許多參賽作品都朝著這個方向前進，之後的創作也多少受此影響。

第一、二屆首獎得主寵物先生、陳浩基合寫的《S.T.E.P.》(2015)，就是一個很具代表性的例子。小說中假定一個零犯罪的大數據烏托邦，所有犯人的假釋都交由電腦資料庫進行模擬，評估未來不會再犯罪就能獲釋。然而，當系統出錯，放出的假釋犯再次捲入犯罪事件後，保護局官員新島亮子受命調查，找上私探費美古聯手解決問題。

游善鈞《神的載體》(2016) 也與犯罪有關。在死刑被「替代刑法人刑」取代後，伍凡宇的意識被囚禁在伊甸系統之中。在警探吳浩峰的調查過程中，卻發現當年對方製造的人工智慧涉嫌重大，決定進入系統之中和伍凡宇對峙。然而，大量累積數據的人工智能 EVA，早已監控了整個伊甸。

因此，科幻裡的科學常是被提出警告的對象，推理中的科學卻扮演著接近上帝的角色，成為解釋一切的根據。但當兩者結合成科幻推理之後，科學卻開始成為恐懼的來源，這種現象在華文推理中特別明顯，非常值得繼續觀察。另外，在這些作品中，面臨正義與人性善惡的判斷，我們會將權力交付給人工智慧作客觀判斷。然而，當人工智慧犯罪時，又由誰來判斷對錯？犯罪本身是具

有創造性（可變性）的行為，然而人工智慧未必具有相同的可變性，最終可能還是得仰賴人類才能捕捉細微線索，理解問題並解決謎團。

這裡也就引導出了一個科幻本體論的問題：世界必須被陌生化敘事重構，當人機介面無所不在時，也等於是讓世界進入了必須被再系統化、虛擬化，才能被理解的階段。科學催生了更為縝密的犯罪監控與預測技術，支撐著現實世界的秩序重建，人類也成為可去身體的存在，但迎來的卻是科學流變為怪物的後果，主體最大的恐懼以及進退兩難的生命情境。